

家庭相册



天堂里的母亲

□梁爱侠 文/图

昨天夜里我梦见了母亲，就像真的一样。老人一头白发，一刻也闲不住，还是用她那只残疾的手，在一针一线为我纳鞋，突然针尖一歪扎进她的指肚里，顿时鲜血直流，顺着她的衣襟滴在地上，我哭醒了。湿透的枕巾，诉说着我无尽的思念，连日的失眠，变幻着母亲的滴滴亲情，我再也不能睡着，心里一阵难过，我知道这时候，我又想天堂里的母亲了……

母亲去世时77岁，离现在已经有了十三年了。说来话长，母亲的命比黄连还苦，临死也没享一天的福。母亲生育了我们姊妹五个，我上边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亲生父亲一次面，父亲在母亲生下我前几个月就去世了，撇下我们娘儿几个艰难度日。中年丧夫之痛，对于一个脆弱的女人来说，是何等的无情？可是，我的母亲领着我们姊妹五个，却一路挺过来了。

父亲去世时，母亲还不到四十岁，是她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姊妹几个拉扯大。那时候我哥哥哥哥年龄都小，不懂事，家里很穷，正是大集体时代，农村要靠挣工分分粮食吃，我们家没劳力，里里外外都靠母亲一个人，母亲就成了我们一家的“顶梁柱”。

因为穷拿不起学费，我们姊妹几个都没进过学校的门，为了养家糊口，母亲没日没夜地干，从来小病都是默默的一人扛着，到了扛不住的时候，她才去医院看医生，只为拼命地挣工分。

一次母亲和其他男劳力一起拉四轮大木车，往地里送粪，在大路上男人拉得快，车也跑得快，母亲裹着小脚，把细细的麻绳缠在手指头上，生怕落后了，队长看到不让她干这重活，于是拼命向前拉，但还是远远跟不上男人们的脚步，被吼里咕噜拉倒。母亲被绳子拖在车子的后边，车子拉着她倒下的身子向前跑出几十米，等四轮大木车停下，母亲手上脸上都是血，右手指头已被勒断一截，母亲疼得死去活来，几天几夜不省人事。

等我们姊妹几个稍大以后，家庭条件虽有所好转，但是仅仅是温饱而已，母亲因为一生劳累过度，落下了一身毛病，我们姊妹几个轮流照看母亲，后来到了糖尿病晚期，还是不肯闲一会，一有空就帮我们干这干那，任劳任怨，她情愿自己把所有的活干完，也不想让她的孩子辛苦，仿佛这样她才更开心。到后来，无情的疾病还是夺走了她的生命，她的人生永远定格在2003年2月27日这一天，母亲走了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母亲像一支蜡烛，用她的一生，时时刻刻照亮着我们；母亲又像一头孜孜不倦的黄牛，为了她的孩子们，用她的乳汁精心无私地哺育着我们，直到自己默默地消失……

母亲，我们想您，您听到了吗？

青春岁月

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

□丁香文/图

每年下半年，是大中专毕业生集中就业的时候，进入10月份，我们单位也陆续考进来一些优秀毕业生。现在的学生真是个个厉害，就是我们一般的科局级单位，研究生学历的竟然也大有人在，看着他们谨慎、勤奋、礼貌又稍稍有些诚惶诚恐的样子，我不禁想起自己初入职场

的时光。那是1996年，我从财校毕业，赶上最后一批分配的尾巴，分进乡镇财政所上班。说是财政所，具体负责财政业务，但因为财政所同时受政府管理，其实我们什么都干，下乡选举、计划生育、多种经营，甚至有一年镇上发展洋香瓜大棚，我竟然被安排去收购洋香瓜。

虽然只负责开单和统计，但看着熙熙攘攘排队来交瓜的群众，我还是觉得有些失落，我当初学那些复杂的涉外会计就是来收洋香瓜的吗？

父母看出我的情绪，开导我说，不管干什么工作，都是公家交给咱的任务，一定要好好完成。这以后，我总是第一个赶到单位，先打扫卫生，然后提水，接着就画表格、打算盘，不嫌弃工作条件的简陋。跟着下去选举的时候，我积极收发选票，给不会写字的年纪大的人辅

以适当的帮助。记得有一次下村去发小麦补贴，零钱不是很充足，这个多给一毛那个少要一角，从早忙到黑，一清算，那一天我自掏腰包赔了十多块钱。

我资质平平，智商平平，自认为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，但我始终记得，从一点一滴做起，不



偷懒、不奉承、不争官、不图钱，兢兢业业、脚踏实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这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，也是一种信念。在多年的基层工作中，我的账务被评为先进，在知识竞赛中获得最佳表现奖，在演讲比赛

中获得一等奖，在系统征文中获得财政部二等奖……上班第二年，我就被发展为预备党员，一年预备期满，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我没有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，没有虚度那段在基层工作的光阴。

如今20年过去了，我早已离开乡镇，来到局里上班也有8个年头，工作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，现在每天接触到的是繁琐的会议、通知、文件、材料，而且随着一拨又一拨新分来的学生，自己这个年龄也开始走向边缘化，但是我并不为此消沉，更不为此敷衍工作，每天还是早早来到办公室，打扫、提水、开电脑，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。我不求辉煌，不求官爵，不求级别，只求尽职尽责完成自己的工作。

习总书记多次在重要讲话中提到“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”，道出了中国人不畏艰难、奋勇向前的决心和恒心。继续发扬“长征”精神，继续学习“榜样”力量，都是不忘初心、继续前进的最佳解读，在我们的本职工作中，不贪图享乐、不争名夺利，像第一天进入职场那样，立足本职，干好本职，何尝不是另外一种“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”呢？

图片故事



与书有关的记忆

□申功晶 文/图

四岁那年，保姆阿婆返乡，父亲怕我一个人太过无聊寂寞，于是，别出心裁地买了一套《西游记》连环画丛书当礼物送给我。精美的装帧，彩色的封面，着实令我兴奋了好一阵子，整日里爱不释手地摩挲，抱着书入眠，尽管大字不识一个，却也学着图囫圇吞枣地翻阅，看完后，便捧着书跑到隔壁，煞有介事地讲给邻居小朋友听，成了众所公认的“故事大王”。

父亲见我这方面天赋异禀，接二连三地买了《说唐》、《水浒》、

《杨家将》、《薛刚反唐》等系列连环画，挨到上学念书、识字，每逢寒暑假，我就软磨硬缠央求母亲施舍几个买书钱，母亲是个现代版“葛朗台”，从她手中要钱，好比从猫嘴里掏东西，“这次考试考了第几名呀？”她故意发问。

没考第一名，那么，多余的时间就翻翻教科书吧；倘使运气好，侥幸得了第一名，她也会绞尽脑汁地搬出诸多理由来搪塞：比如，买书最不上算，看完后就成了一堆废纸，搁在家里还占空间，最后

被纠缠不过，只得去图书馆帮我办了张借书证。

上大学后，从每个月的生活费中“抠”一丁点儿攒着，积少成多，一学期下来，去书店买了一套心仪已久的《神雕侠侣》，素来“一目十行”的我居然一个字一个字抠着读，哪里舍得“如狼似虎”一下子啃完。

熬到毕业，手头逐渐宽裕，常有“豆腐干”刊登报刊、杂志，稿费颇为丰润，饮水思源，激起更狂热的购书欲，从武侠小说到历史典籍，从诸子百家到校园青春故事，床头地板、客厅阳台，满坑满谷塞到无处可放，虽然买书的成本不大，毕竟房价看涨不看跌，家人强烈抗议：看电子书！一张光碟即可存上几个大型图书馆的书籍，既省钱更不占空间。可他们哪里晓得，但凡少了那悦耳的“沙沙”声和幽幽的油墨香便体会不了读书的真趣。

祖上曾寄居“环秀山庄”，因非嫡派长房，曾祖父行冠礼后便分居另起炉灶，祖父是个风雅的儒商，富甲一方之后仍不忘自己是书香之后，在花园内盖了一间藏书楼，原版的外文书籍、绝版的古籍典藏，应有尽有。“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他春夏与秋冬”，一杯

香茗、一本好书，时光在惬意中无声流淌。可惜，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藏书阁在轰轰烈烈的破“四旧”声中付之一炬。

老宅被抄、祖母自尽、祖父怀着对亡妻沉痛的思念和对藏书楼无尽的惋惜，带着年幼的父亲下放“苏北”，开始了冗长苦闷的十年岁月。返城后，老宅内住进了七十二家房客，原有的格局早已支离破碎、面目全非，藏书阁的遗址更是无迹可寻。后来，

祖父仙逝，老宅拆迁，搬入“鸟巢”楼房，我的那些“宝贝书”更无立锥之地了，在家人一片天怒人怨的声讨声中，只能忍痛割爱地送人或卖掉。

基因，是一个很神奇的玩意儿，它使得素未谋面，但血管中流淌着同样血液的祖先和后人，超越时空跨度心意相通。我秉承了祖父的嗜好——藏书成癖，而祖父盖建藏书楼又何尝不是对祖上“书香世家”无言的传承。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

照片）。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